

新 人 间 喜 剧 书 系

走过死亡

【法】克利斯蒂安·莱曼 著
刘文 勇力 译校

华夏出版社

走过死亡

〔法〕克利斯蒂安·莱曼 著

刘勇 译

文力 校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过死亡/(法)克利斯蒂安·莱曼著;刘勇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新人间喜剧书系)

ISBN 7-5080-1455-3

I. 走… II. ①莱… ②刘…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8964 号

CHRISTIAN LEHMANN

L'ÉVANGILE SELON CAÏN

© ÉDITIONS DU SEUIL, 1995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97—1982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8印张 197千字

1998年2月北京第1版 199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6.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编者的话

早在几年前，我们便萌生了组织出版“新人间喜剧”书系的创意。这由《人间喜剧》活化而来的构想，当然是基于对旷世之才巴尔扎克的缅怀与敬重。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其皇皇九十六部的体系构成了1816—1848年的法国编年史，深刻而准确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法国生活的本质特征与历史大趋势。在这一历史转型期，资产者成了生活的实际主宰，日甚一日地冲击着表面上复辟过的贵族社会，随着金钱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纽带、轴心，意识形态（如道德）的变化也可谓天翻地覆，生活中的田园诗化为泡影。与曹雪芹相似，巴尔扎克也是个挽歌郎，他以无可奈何的心态写出了贵族及所有古道热肠地怀抱田园诗情结的人在资产者逼攻下走向毁灭的一曲曲悲歌。因此，《人间喜剧》的基调实际上是悲剧式的。《人间喜剧》的认识价值超过当时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等所提供文献的总和。何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巴尔扎克敢于直面现实，而那些人则往往回避现实；巴尔扎克着意精确刻划现实，而那些人则常常粉饰现实。至于《人间喜剧》的审美价值，以往人们开挖得很不够；实际上，审美活动中最富于活力的因素——情感，在巴尔扎克的笔端是非常强烈的：恨之者欲其死，爱之者悲其死，

悲到自己似也同死的程度。读读《高老头》及那本被人们忽略的《奥诺丽纳》，我们不难有这样的感受。这正是巴尔扎克的撼人心魄之处，恐怕也是他至今仍在法国拥有最多读者的重要原因。

杰出的艺术形象是不朽的。放眼我们今天这同样也是历史转型期的生活，不知怎么就觉得如纽沁根、拉斯蒂涅、高布赛克、老葛朗台者还活着，他们仍对炒房地产、炒股票、放高利贷、数钱、投机钻营乐而不疲，只不过手头的装备已换成大哥大、电脑与名牌汽车等等，像夏倍太太那种黑心肝女人也在到处借尸还魂；至于那痴到家也惨到家的高老头，不也足以使所有过分溺爱后代的为父母者不寒而栗吗？因此生活实际上仍在呼唤《人间喜剧》的深刻与准确；呼唤当代的巴尔扎克：呼唤他那份勇气，那份胆识，那种犀利的目光，那种因献身艺术而弄得债台高筑、英年早逝的牺牲精神，那罕见的人格力量。

说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法国人也往往别有一番复杂的感受：若论文学语言的精细，福楼拜远超过巴尔扎克；而作为人类命运的（或曰人道主义的）思想者，雨果比巴尔扎克更伟大，但在中国，谁想做这等翻案文章都很难。何以如此？学贯中西的学者说，是傅雷用他那精妙的意译在中国成全了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固然伟大，但这伟大也得益于傅雷的不朽。我们这套“新人间喜剧”在版权问题上正是纳入了由法国政府定下的“傅雷计划”。

巴尔扎克不是一首凝固的诗，而当今的生活已变得如此纷繁复杂；因此，我们的“新人间喜剧”也应在今天的

历史之河里选取最富于当代性的长卷,这些长卷不再是一人之作,视野也由法国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如此才能揭示当今的世界众生相,引导人们认识今天的历史趋势。于是我们从法国瑟伊出版社 1994—1997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选择四种,组织了翻译。这四本书多为龚古尔文学奖得主的最新力作,内容也非常贴近今天的生活。这些小说的视野往往跨越法、英、日本或法、英、拉丁美洲,或从北非延伸到欧洲;所涉问题如官员腐败、演艺圈的光怪陆离、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现象及社会无序化、游击战争的新动向、华裔乃至亚裔移民的命运、贩毒与人体器官买卖等都是当今的世界性问题。作家以理性的眼光审视了这些社会现象、文化现象,或进行漫画式的刻划与揭露,或以凝重而深沉的独语而警世,或以寓言式的“故事”扬善惩恶,或以主人公死去活来的灵魂拷问来针砭社会痼疾,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作家不媚俗的人格力量与归真返朴的审美理想。

收入本书系的《红歌星》(法文原名《纽带》),看似一出滑稽怪诞的闹剧:以跨国公司、演艺圈、新闻媒体包装、炒作女歌星为主调,以几个国家的几十万追星族的痴狂趋附为和声的闹剧,实际上是个深刻的悲剧:受贪欲支配的炒作达到失控的程度,必然引发社会动乱,包装者惨死于黑社会的疯狂报复,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收场。《走过死亡》(法文原名《该隐心中的福音》)这一书名包含着两层意思:现代派摄影家纳唐以审丑为特征的死亡艺术之旅;两个家族或因人伦关系错位、或因惨绝

人寰的血腥暴行而导致的彻底毁灭。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死了，正义与邪恶同归于尽，连第一人称的“我”也生死未卜。长期以来困扰着人们的第一人称写法的局限，在这两部作品中都被突破，有所创新。《错误之夜》是一部寓意颇深的作品。作者故意用神秘的寓言笔调所写的决不是什么老而又老的情场复仇之事，紫娜这一形象有着深刻的象征意蕴：“她是我们生命中该诅咒的部分……我们往她身上抛掷了带有黑色和不能承认的东西……她把它们拾起来，又还给我们。”而作品中所诅咒的那个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海港丹吉尔，正是发展中国家负面情况的缩影。

总之，由作品所透出的新视野、新的地域特征、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与走向革新的叙述手法，正是我们“新人间喜剧”书系的新颖之所在。我们极愿它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仅以这四本书的出版为引子。

1998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地铁迷团	(1995 年 7 月 伦敦)		(1)
第二章	恐怖画廊	(1989 年 12 月 巴黎)		(4)
第三章	红灯区奇遇	(1995 年 7 月 伦敦)		(7)
第四章	阴沟部落	(1995 年 7 月 波哥大)		(59)
第五章	放荡岁月	(1987 年 伦敦)		(99)
第六章	血腥暴行	(1995 年 波哥大)		(109)
第七章	停尸房事件	(1989 年 8 月 墨西哥)		(132)
第八章	初次辨认尸体	(1995 年 7 月 弗洛伦西亚)	...	(134)
第九章	死婴摄影	(1989 年 8 月 墨西哥)		(136)
第十章	替死鬼与废墟	(1995 年 7 月 弗洛伦西亚)	...	(138)
第十一章	恍惚的童年	(1977 年 布莱顿)		(154)
第十二章	败毒与刑讯	(1995 年 8 月 圣安东·德·库兹曼)	...	(157)
第十三章	疯人院的爱娃	(1987 年 伦敦)		(166)
第十四章	负罪者的末日	(1995 年 8 月 弗洛伦西亚)		(173)
第十五章	半个世纪的秘密			(180)
第十六章	炼狱与地狱			(216)
第十七章	神父庄园诊所			(223)
第十八章	兄弟恩怨			(239)
第十九章	亚马孙丛林坠机			(242)
第二十章	面对死亡			(245)

第一章

地铁迷团

(1995 年 7 月 伦敦)

又是伦敦的盛夏，我走进闷热的地铁车厢，冥冥中有一种异样的不祥之感。循着排风扇般的呼吸声响，我看见一个异常肥胖的哮喘病青年患者，正用墨迹斑斑的手指把一份皱巴巴的通俗小报折起来。车厢里面是形形色色的乘客，每张呆滞的脸上都有汗迹。对面那个人是在伊灵南站上车的。他那件脏汗衫扇出的腋臭和破皮鞋裂缝中散发的气味使人避之唯恐不及。我也如同伦敦地铁里的其他常客一样环顾左右，难以像个绅士。此时的车厢里还算安静，偶然间，一片油污的字样驱除了我的昏沉，小报上可以辨读出我的家人的姓氏字母。不知我那老兄纳唐又在报纸头版上玩出了什么新格？

自从 1989 年的墨西哥停尸房事件以来，也正巧在纳唐的版税累计为 5000 英镑时，大部分英国和美国的街头小报画刊已不再发表他的作品。费朗蒂，一个专营热销纺织品的进出口商人，用令人咋舌的优厚待遇把他吸收到广告公司。纳唐为了每年该向上面交差的几张照片，同时也为了满足个人那怪诞的美学追求，又要外出闯荡。我曾试图让他放弃那些所谓的追求，无奈几次电话中的苦口婆心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了。

肥胖的年轻汉子每次吐完一口气，都好像会立即停止呼吸。他的目光左顾右盼，似乎是想寻找车上紧急报警掣钮。当列车拐

进一段弯道的时候，我的脑袋上方感觉到从车厢外面的热浪里吹来一阵湿乎乎的风。报纸被无意间掀动，几厘米的立体小字抓住了我的注意力。

我贪婪的眼神仍在只言片语里捕捉信息。列车的颠簸把我在模模糊糊的字里行间搅得一头雾水。在视力所及的几节车厢内，我极想再找到一份别人丢弃的报纸。我早就注意过，英国人习惯于把看完的报纸随手抛在一边。我站起来，看见自己的手提箱还安然无恙，就穿过车厢，到别的座位上抄来一份《每日邮报》和几页《独立报》中的娱乐版。等我回到自己方才的座位时，列车已到了哈默·史密斯站。

与此同时，对面座位上的家伙已经抓住车厢把手挨到门口准备下车，一点儿也没有遗弃那张小报的意思。直到今天，我仍然不能准确地说出那是一份什么报纸，再也没有机会读到那篇文章。这位令人窒息的大胖佛爷移驾挪出车厢，终于缓慢地将一身肥肉卸在站台上。仅仅就在此刻一瞬，我们双方才对视了一下。

《每日邮报》上有一则消息证实，伦敦一家小型摄影公司的航拍队伍在哥伦比亚境内原始森林某处乘坐直升飞机旅行时失踪。当地军方已接受委托前往搜寻救援，联合王国的大使馆与该国政府就此事保持着密切联系。我还想找到更多有关纳唐的消息，却徒劳无获。《独立报》上无论哪一版也没有给我提供任何迹象。我不断用手背抹掉额头上的汗水，总算挨过了熬人的几分钟，列车终于抵达列彻斯特广场站。站内的扶梯一如既往，总有故障。我跟随在大拨旅游人群的后边，抓紧随身携带的手提箱，迈步踏上楼梯台阶，在我发现的第一个车站商亭旁边停住脚步。果然，只见报摊架上的《卫报》头版上赫然刊有一幅纳唐最著名的作品。该报的文字报道则说，在本周二，这位图片作者伙同一个摄制小组乘坐的直升飞机在亚马孙丛林深处失踪。我立即打电话质问那个招募纳唐进入纺织品商号的企业营销经理：这究竟是

恐怖主义者的行为，还是遭到了毒品贩子们的暗算？可是经理断然拒绝发表意见。根据报纸专栏标题对该国政治形势的影射，此事被形容成“感知世界末日”。

“我没有过分打扰您吧？”商亭的老板用刺人的语气嗔怪我。

我机械地在衣服口袋里翻找零钱，却从中掏出一张 20 英镑的大票子。这是我一年前最后一次来伦敦时的珍贵留念。

“您还不如用您的美国运通卡付账呢！”

我已无心搭理他，只是木呆呆地死盯着纳唐那幅杰作的过于灰暗的复制品。这帧名为《生灵的死亡与章鱼》的作品曾经彻底破坏了我跟纳唐的骨肉亲情，还有我跟琳德塞那至死难忘的爱情。欧美的观众对他的影展褒贬不一，学术界和司法界对他标新立异的艺术创作产生了争议，小报记者们则趁机把我们卡恩家族的陈年琐事也炒得沸沸扬扬。我事先对他的正面劝诫大概被他当成了一种反面的启迪，我严厉的警告也可能增强了他逆反的动力。他不顾一切地要实现自己那荒诞离奇的目标。他成名的代价是社会公德的沦丧，是家族名誉的毁灭，是兄弟之间的反目成仇，是我和琳德塞心灵深处永远无法愈合的巨大创伤。许久以来，我自以为流逝的岁月已将那一切冲淡，可眼前，心里的寒噤告诉我：一切如故！实际上，过去的纠葛以至决裂一直像梦魇般缠着我，爱与恨交织，使我不得安宁。如今，纳唐又出事了，那么琳德塞呢？难道我还得重温旧梦，卷进漩涡？我两眼发黑，跌跌撞撞地离开了报摊，就像逃出地狱一样。

第二章

恐怖画廊

(1989年12月 巴黎)

我推开画廊下面那扇门的时候，曾一度犹豫，裹足不前。没有任何人强迫我钻进这间低矮的地穴。可我还是进来了，并且能看着婴儿的尸体从容不迫地幽思。墓穴型的展室装点了潮湿的幔幔和枯萎的干花。我独自一人呆在昏暗寂静中，眼前只有一具死婴。此前，我并没想到这里会这么恐怖。这帧照片起初发表在天主教的刊物《独立报》上，已经让我首次感知了此类猥亵的摄影。此刻似乎有成千上万的读者在指责我，纠缠我，使我心里烦透了。其实，满脑子的问号已经让我不得喘息。为什么我要来领教如此糟糕的“艺术作品”？为什么我会因此而仇视纳唐？为什么我也会以评论家自居？我早就极力反对艺术家简单直露地说，去写，去画，去拍照。当我的一篇讽刺批评家只会一味歌功颂德的文章发表之后，一下子就收到了一大堆侮辱谩骂和威胁的信件……

婴儿就在这墙上，犹如“该隐墓穴中的上帝之眼”。纳唐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他从墨西哥停尸房未冷冻的铁柜子里把这具婴尸找出来，并且把缺胳膊断腿的死婴放置在人世间各种残剩物中间，旁边还点缀了白色的烂葡萄、臭虾和一只丑陋的章鱼。纳唐对此解释说，这在所谓美好的时代能起到振聋发聩和催人泪下的作用，他就是让人慢慢品味死亡的生灵和这幅横尸暴殄

的照片。在摄影展览的其余部分，纳唐的目录名称足以印证他最极端主义的幻觉，有《扭曲的老妖》、《各式各样的侵殍》等一系列受苦受难的名目和怪异画家博斯式的幻视构图。纳唐的此类作品还有《扯破的睾丸》、《窒息的食粪者》等等。在他为自己拍摄的充满幻觉的头像面前，我根本不敢停留。死婴摆在臭鱼烂虾之中，胸前致命的创伤刀口依然清晰可见，一条布带蒙着孩子的双眼，样子似乎在沉睡。看上去婴儿死时不过六个月大小。

我忽然产生了一种欲望，我要走进画面之中，伸手抱起这个死婴，将他埋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在那里，纳唐就是靠什么鬼才魔道也无法扰乱孩子的亡灵。如果说某些原始部落的规矩尚有道理，这也就是他们应该做的。我本人就曾经以近乎怪癖的医学临床细节来刻画死亡，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在精神上反复强暴我的读者。许多读者认为，我在第二部小说中有关尸体剖验的描述令人忍无可忍，不跳过去则难以卒读。我的第一部作品的主题几乎属于对死亡的艺术表现，所以不少评论者判定她有伤风化。可是，我现在却在纳唐的作品面前呆若木鸡，而且似乎受到了仇恨与厌恶的宰割。我开创的残酷笔法是否与此有些罪恶的关联？难道在我的作品中也存在这样的企图？纳唐在影展简介中写道：“死亡始终压抑我们的知觉，我们要撕开缠绕在死亡之上的维多利亚式面纱。”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我们俩分道扬镳？在墓穴中的神秘光影之下，我领会了纳唐的意图，但不知为什么还会对他的一意孤行深恶痛绝。

诚然，纳唐的宗教色彩无处不在，甚至在他最具色情的作品中也显而易见。悲天悯人、恐怖渲染和不健康的性刺激可以说是纳唐镜头的焦点。我在几部小说的片断中已经提到，他总是依照自己的志趣和热情去拍摄这些肉体。他认为，为了促使同时代的人能睁开眼睛正视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用自己的选择方式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人们一味拒绝看到出现的丑陋面孔和随

时可能出毛病的驱体，就注定会变得腐朽”。他就是想用诱惑与骇人听闻的手法证实“心灵的回声被艺术家捕获，以免幽禁在坟墓的黑暗中，溶化在肉体的枯萎之后”。我哥哥这种病态的灵感没有引起我的丝毫恐惧，而且正相反，我更需要锤炼自己的作品。现在无非是他的手法诱惑了我，使我一时不能控制自己。就是为了解开这个死婴的哑谜，我才来到塞纳河岸边的艺术画廊的隐晦展厅。几分钟，也可能是几小时过去了，我不知道自己在死婴面前站立了多久。他不能向我诉说。我所期待的回答也就是这种缄默。假若我在自己的书中把那些死人都抬出来，把忽略的情节都一一展开，纳唐则会在用布条遮盖孩子目光的同时，也把他的嘴巴完全捂住，使他摆脱所有其他角色，只去跟那见鬼的《死亡生灵和章鱼》融为一体。难道他就不能变换一个面目吗？纳唐就不能在墨西哥停尸房的地穴中正视婴儿无神的目光吗？这种目光肯定是在向纳唐控诉：在艺术家的外衣之下，照像者有了五万法郎的进账，复制的照片无非是污秽的腐尸，歇斯底里的泪眼之下肯定掩饰着恶意，掩饰着感官的猥亵刺激。假如死婴还能说话，他也会对我这么说。而纳唐却认为，摄影的起源与人们公认的伦理观念毫无关系。所有的照片都向观看者提问：怎样实现自我？摄影师怎样才能表现创作主体的存在？摄影不是绘画，不是电影，不是音乐。摄影可以超越现实而存在。

纳唐这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以他本人不在凶杀现场为借口，肆意亵渎婴儿和其他生灵的尸首。他拼凑了这么一堆东西，唯一的目的是让人们分享这种不洁的视觉，至少是在无人认同时也可以使他自己得到创作的满足。死亡的婴儿在向我低声抱怨：人们现在是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期了。在这个充斥着怪念头的世纪里，只要盗墓的亵渎神灵者一出现，他们就会挤满鹿特丹、马德里、芝加哥和伦敦的画廊。那一帮专在两个大赦机构法律条文夹缝中钻空子的“知识阶层”看客就会为此拍手称快……

我落泪了，泪水并不是解脱，我对死婴道了一声永别。他现在又被遗弃了。我离开墓穴走到上面，只想随手抄起什么东西砸向纳唐，只想向他脸上呕吐。可是有谁会理解，他为什么要将胶片上的一瞬变为这种永恒？

第三章

红灯区奇遇

(1995年7月 伦敦)

“塞巴斯蒂安！我整个上午都在找你。”我推门迈进代理人加利办公室的时候，首先听到他大呼小叫。“你看到报纸上的消息了吗？”

我把行李箱子放在一个堆满过期刊物的台子上，拿出了那一份《卫报》，转过身对他说：

“这是我从机场来你这儿的半路上在地铁里找到的……这个蠢货到那儿去胡闹什么，难道是为了体现上帝的仁爱？”

加利走过来跟我握手。很明显，我激愤的情绪一下子抑制了他的热情。

“请原谅。这些事确实有点让我发神经。”

加利说着给我倒了一杯地道的咖啡。除了在城里的豪华餐厅或苏霍街，这种英式咖啡是很少见到的。他为室内的凌乱一再抱歉，我却对他早已习以为常。他赶快扒开沙发上的一堆纸袋子请我落座。

“你知道把你哥哥派到那边出差的那个摄影公司吗？”

“不知道。《卫报》上有公司的名称，可没有详细地址。看样子我得去找他们……”

“你要是愿意，咱们过后再签合同也……”

“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出版商的文学代理人想跟作家推迟签署

合同。”

“你明白我想跟你说什么，塞巴斯蒂安。我在电话里跟你唠叨了快有一百次了。依我看，你拒绝马尔孔的开价就是犯了个大错误。”

“我不想再给他当刀笔吏了。我浪费的时间太多了。”

“马尔孔已经跟他的出版商谈好了该给你的百分比。当然，他也会按惯例给你开出预付款。咱们现在说的数目是 2000 英镑。这是你写自己署名小说挣钱数额的三倍。你瞧，他对你的工作已经满意到什么程度了。”

“对比一下他自己从中得到的好处，他当然会感到满意。”

“那你自己呢？请别对我说你对此不感兴趣……”

“刚开始的阶段有可能会是这样。可是你想想，从那时开始，到次年 9 月才出版了这本《暗中怨言》。我绞尽了脑汁，却让马尔孔功成名就，这好事他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在这期间，所有的读者都会忘记我自己写的第二部小说。”

“不可能是这样。你看，我已经为你的下一部小说谈妥了预付款。小说的情节梗概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那么无论如何，你想从中得到百分之十五的佣金，我说得对吗？”

加利的脸上显露出极大的不自在。

“请你能体谅我，来吧。你知道我平时说话有口无心。其实，也不是……”

我接过他双手递过来的出版合同，故意漫不经心地翻动了几页。

“我已经按你的要求谈定了印数稿酬，出一万册以上你就可以得到百分之十二。”

我的目光扫过了合同中的常规条款，直到找到了关键条件，才突然兴奋起来。出版商对我作出让步，同意分三次支付 7500